

學與思

■ 夏日冬之夜—乾隆皇帝的深情與摯愛



清 孝賢皇后繡花
卉火鐲荷包及燧石

柳臺花依舊榮，觸
懷無處不傷情；
在塞外的七夕晚
上，卻徘徊低吟
著：「夜靜風露
下，夫空雲漢邊。」

夏日冬之夜 —— 乾隆皇帝的深情與摯愛

林信美

影與形兮難去一，居忽兮如有失；
對嬪嬙兮想芳型，顧和敬兮憐弱質；
信人生之如夢兮，了萬事之皆虛；
嗟呼！悲莫悲兮生別離，失內位兮孰予隨！
入椒房兮闌寂，披鳳幄兮空垂。
春風秋月兮盡於此已，夏日冬夜兮知復何時！

—清高宗〈述悲賦〉

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深夜，
皇后富察氏伴隨乾隆皇帝，並侍奉
皇太后東巡，正值回鑾之際，突遭
變故，病逝於山東德州舟次。上引
詩文，即節錄自六月間皇后百日忌
辰，皇帝為悼念亡妻所寫的〈述悲

賦〉。詩文長達五百字，憶述帝后間
兩人的婚姻生活、皇后生前行跡、以
及頓失愛妻後天人永隔的椎心哀痛。
細讀詩文，乾隆帝毫不掩飾地流露著
喪妻後內心的苦悶孤獨、對人生的幻
滅、以及對未來無望的心境。春風秋



清 郎世寧 高宗帝后像 美國克利夫蘭博物館藏
引自《乾隆皇帝的文化大業》一書

月彷彿已走到人生盡頭，往後無數個
夏日冬夜裡，卻只能隻影形單的度
過。情感之真摯，讓人深切地感受到
乾隆帝對富察氏的深情，也充份體現
出皇后在乾隆心中的地位。

喪妻之痛，給乾隆帶來沉重的打
擊，而這道傷痕，終其一生，即使其
文治武功開拓出盛清大業，但心坎中
對皇后片片斷斷的追思眷戀，卻又是
人生的不幸。在漫長的宮中生活裡，
乾隆帝嬪嬙如雲，眾妃環侍，獨對皇
后富察氏的愛，終身不移，至死不
渝。直到乾隆去世的五十年

間，經常可以看到他的詩作
裡留下對皇后的思念情懷。

觀賞明月時，他寫下「同觀
人去遙，玉輪依舊朗」；回
想昔年偕妻在圓明園生活中
的點點滴滴，如今竟是「樹

行宮非禁苑，底事又情牽」；而特別
節日中，也總是勾起乾隆「嫌人稱結
髮，嗟我失齊眉」的失落與無奈。一
般人所知的乾隆皇帝是個多情天子，
卻很少人了解到他對元后嫡妻的深情
與專情。本文即試圖透過院藏乾隆年
間的文物史料，重新勾勒出身為帝王
天子，當失去摯愛後的內心世界。

勳貴名門：孝賢皇后的家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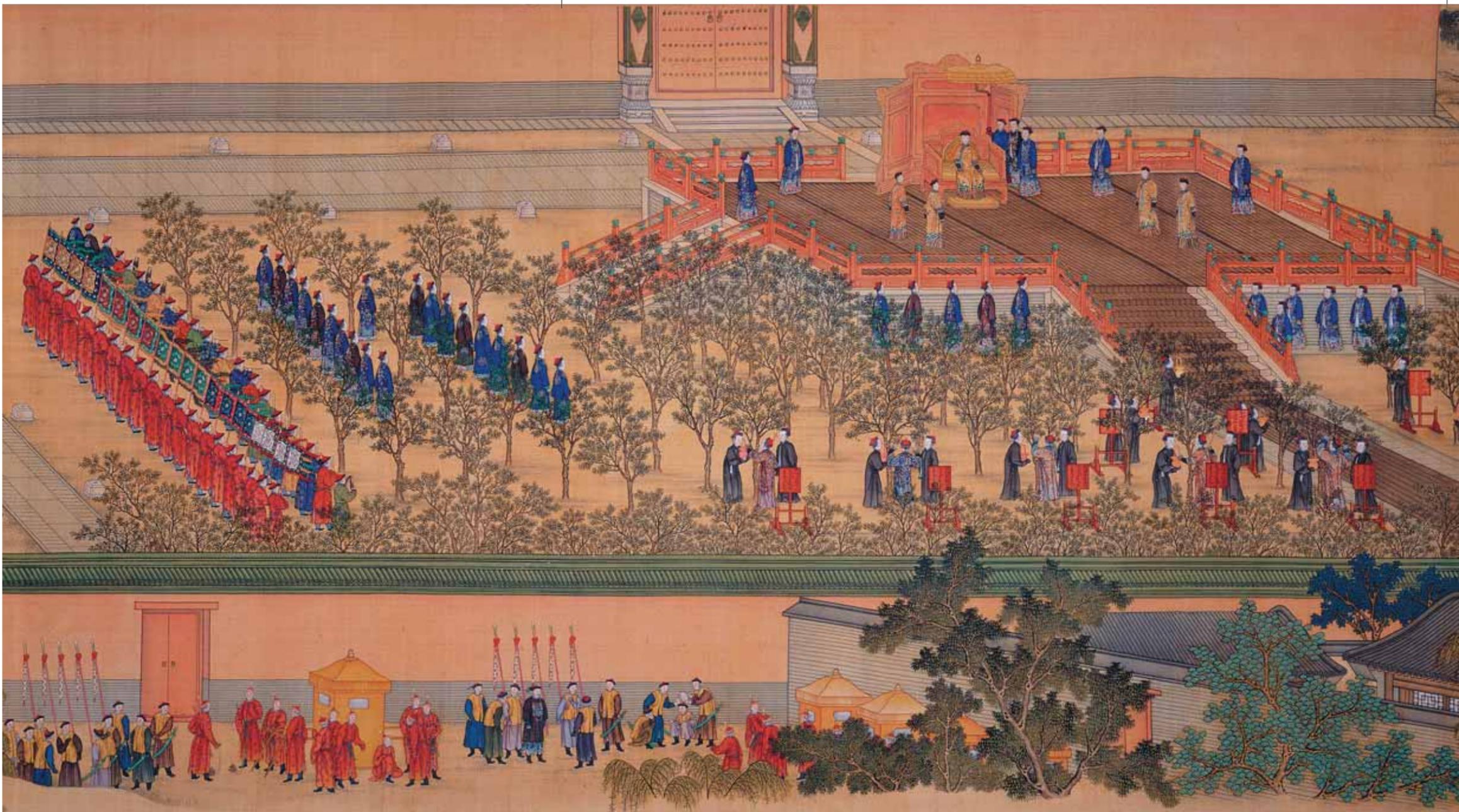
清代皇子配婚，不僅關係著皇族
內部成長的重要大事，也影響到皇子
個人未來前途的發展。因此為皇子選
擇配婚對象，除女方本身的儀容外貌
外，女方家族的背景與身份地位，更
是其中決定關鍵。

雍正即位之初，採用秘密建儲法
確立起皇四子弘曆未來繼承皇位的身
份，為他選擇的嫡妻，自然也是看作
未來的皇后来考量。因此為弘曆挑選
元后的過程上更是費心謹慎，而最後
脫穎而出，成為配賜弘曆的嫡妻，正
是來自一個世代名門，累世公卿的滿
洲望族。

弘曆的嫡妻姓富察氏，滿洲鑲黃

旗人，父親是察哈爾總管承恩公李榮
保，三位伯父更是康、雍兩朝之重臣
馬斯喀、馬齊、馬武三兄弟，而親弟
則是乾隆年間舉朝聞名的大學士傅
恒。有關富察氏一族的發跡，可上溯
至關外太祖努爾哈齊時期。富察氏先
世居於沙濟地方，祖先旺吉努在天命
初年率族來歸，太祖授以佐領一職，
從此開始了富察氏追隨愛新覺羅家族
建功立業的歷史篇章。其子萬流哈，
孫哈什屯，屢建戰功，官至議政大臣
要職。曾孫米思翰，善理財，有韜
略，一切軍國機宜，知無不言，曾以
力主撤藩名震天下，深受康熙帝信
賴，官至戶部尚書，議政大臣，更進
一步確立富察氏在大清皇朝中威赫的
聲望與雄厚實力。

至米思翰的四個兒子，歷仕康、
雍兩朝，權勢益隆。長子馬斯喀，三
子馬武，歷任副都統，都統、內務府
總管、領侍衛內大臣等要務；四子李
榮保，皇后富察氏生父，初任侍衛參
領，後官至察哈爾總管；而成就凌駕
於眾兄弟之間的次子馬齊，其深受康
熙帝的賞識，並獲賜御書「永世翼戴」



清院本 親蠶圖卷 採桑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是篤實，也最為真摯。

婚後弘曆與富察氏兩人的婚姻生活美滿，感情融洽而和諧。當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富察氏為弘曆誕下麟兒，舉家歡騰，父皇更特地取名為「永璉」。璉者，連也，充份體現出雍正對這位嫡孫日後承接神器的寓意與期待。如此一來，弘曆內心對富察氏

的鍾愛更是無以復加。

弘曆繼位後，乾隆元年（一七三六）隨之默定永璉為未來儲君；次年，待父皇去世二十七個月的孝期已滿，又進一步冊封富察氏為皇后，給多年來伴隨身邊的嫡妻一個確實名份。冊文上描述富察氏「鍾祥動族，秉教名宗」，而為人則稱「溫恭嫺族，

扁額，歷戶、兵兩部尚書以及大學士等要職，並與當時雍親王胤禛彼此間建立密切良好關係。雍正即位後，馬齊隨之被任命為總理事務王大臣之一，其在衛護胤禛的嗣位，與隆科多等人同樣有莫大貢獻。雍正對眾兄弟的眷寵首推十三阿哥允祥，而在勳舊大臣中則無過於馬齊。雍正為弘曆選定的嫡福晉，其人品、性情、相貌等不用說，更重要的是看重富察氏一族雄厚的外戚勢力，期待這支滿洲勳戚世家「翼戴」弘曆的政治考慮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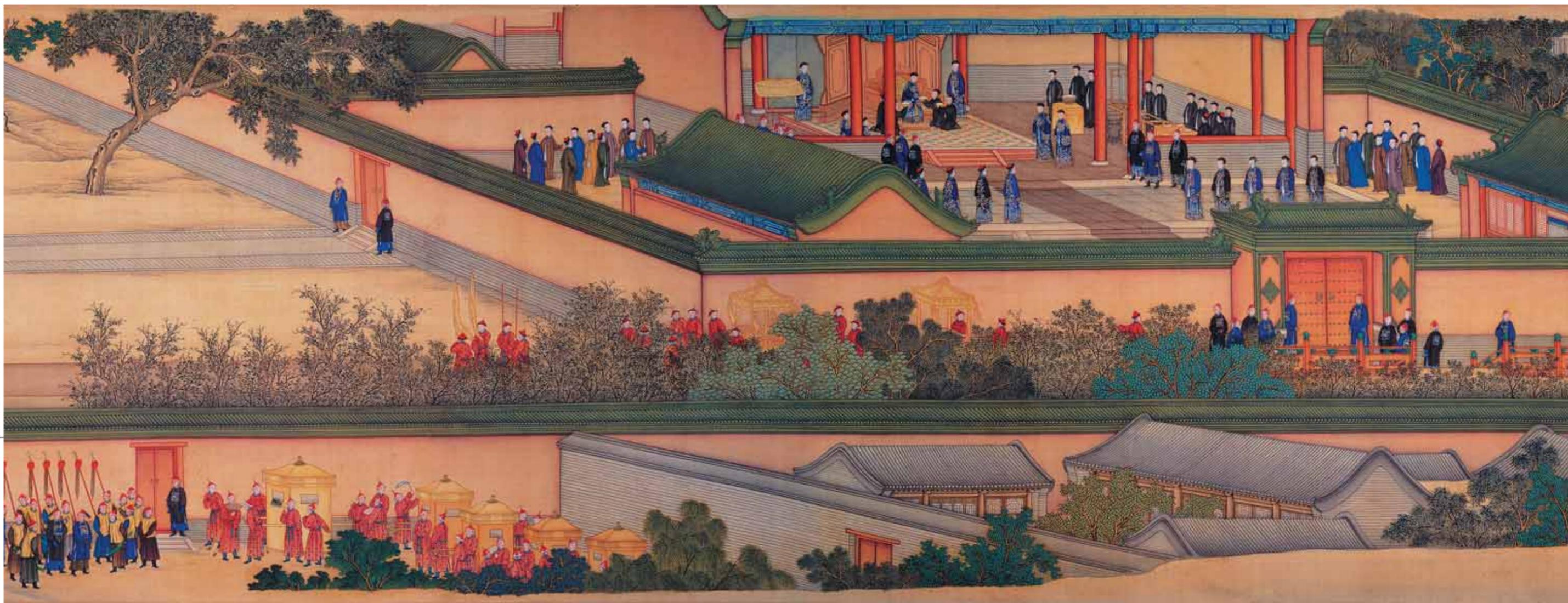
帝后情深：乾隆內心世界的孝賢皇后

雍正五年（一七二七）七月十八日，年方十七歲的弘曆，奉父命與察哈爾總管李榮保女兒富察氏結婚。她比弘曆小一歲，體貌端莊，溫柔賢慧，尤其她克勤克儉，待下寬慈，承侍弘曆生母至敬至孝的行為，莫不深獲弘曆的欣賞、鍾愛與感激。雖然弘曆成婚前已擁有側室，往後歲月妃嬪也陸續增添，然而在眾妃如雲的宮廷生活裡，他對元后富察氏的感情始終

史之規，敬順協珣璜之度；承歡致孝，問安交徹於雞鳴；逮下流恩，毓慶茂昭於麟趾」。華麗的辭藻雖使人讀來感覺溢美不實，但也反映出乾隆內心中對富察氏的看法。帝后間濃厚的感情使乾隆宮中生活倍感祥和而幸福，而對於富察氏正位中宮以來，越發體察出賢后待人處事、舉止言行，是自己治理天下再好不過的賢內助。

傳統中國男耕女織是農業社會兩性分工的理想，因此國家禮制與朝廷祭祀，祭農與祭蠶也分別以帝后兩人詣壇祭拜為代表，宣示朝廷重農的態度。每年仲春，皇帝按例舉行祭先農、耕藉田儀式；到季春時分，皇后亦率妃嬪、公主、福晉、命婦等人親詣先蠶壇，進行祭蠶與躬桑禮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郎世寧等宮廷畫家繪製的〈清院本親蠶圖〉長卷，內容即是乾隆九年由皇后富察氏首次親臨蠶壇致祭的情景。全卷共分元、亨、利、貞四部份，分別描繪皇后詣臨蠶壇、蒞壇致祭、觀婦採桑以及妃嬪命婦獻繭四個階段，完整地反映了清代皇后親蠶儀式的過程。畫作色彩



清院本 親賢圖卷 獻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繡的荷包。荷包是在靛青色緞上，以黃色鹿尾氎毛繡上簡單花紋圖樣，邊緣飾以淺藍色布邊，內放火鏵與燧石。荷包製作精緻，色彩樸實，紋飾典雅。富察氏去世後，乾隆帝為了妥善珍藏，除將荷包及一應佩件用黃綾織錦仔細包裹，收貯於日式時繪的金漆盒內；更下令工匠配製木盒，盒蓋鐫著乾隆詩文，盒身四周又分別刻上當時重要大臣莊有恭等人的題、贊、銘與賦等字句。盒蓋所刻的乾隆詩文，正是記錄著荷包製作緣由與題詩。細讀內容，荷包是縫製於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底，起因於乾隆早時曾讀到皇祖康熙帝的《御製清文鑑》，內容提及國初滿族資源匱乏，物力維艱，先世舊俗以鹿尾氎毛緣袖以代金線，及至乾隆十二年秋天塞外校獵時憶及此事，告知皇后。皇后深知帝心，乃親手縫繡荷包進呈。從整套包裹、盒子與詩文慎重保存的狀況，充份反映出乾隆帝后間相知契合的深厚感情，而富察氏的聰慧細密，自然益使乾隆帝對富察氏的鍾愛之情。

豐富，設色典雅精麗，人物神情生動有致，服飾儀禮刻劃細微，其中為皇后富察氏的面容描摹更具有肖像畫性質，充份反映出富察氏母儀天下，扮演乾隆帝賢內助的最佳角色。

清人筆記中有不少關於乾隆帝后的生活記述，例如陳康祺《郎潛紀聞》所載：皇后待下寬慈，個性節儉，帝深加敬愛。書中描述乾隆壯年時曾患癰腫，屬於一種熱瘡，是由於金黃色葡萄球菌自毛囊或汗腺侵入後引起的急性化膿性感染。患者畏寒發熱，患部疼痛，頭痛無力。當時乾隆感染癰腫剛愈百日內，孝賢皇后每夜在乾隆寢宮外奉侍照料數月之久。深感皇后的體貼與關懷，皇帝自然點滴在心，感念有加。又如昭槿《嘯亭續錄》中稱許皇后富察氏賢淑節儉，恪盡婦職，並載皇后曾仿先世舊俗，親手以鹿羔氎毯縫製荷包贈送給乾隆，其不忘國初傳統，以及溫柔細心與善解人意的個性，深獲乾隆眷寵，並且一直將荷包珍愛佩帶在身。

本院即藏有皇后當時為乾隆帝所

在皇七子永琮歸天之後，喪子之痛尚未平服，又失去摯愛的嫡后，頓感人生無常與恩情幻滅，使得乾隆的情感世界幾乎陷入崩潰邊緣。愜意的人生彷彿走到盡頭，只能期望今後千千萬萬的夏日冬夜裡，可以與皇后夢中相

不堪重憶舊，擲筆黯神傷。
一女悲何恃，雙男痛早亡，
絕倫軼巾幗，遺澤感嬪嬙。
愁喜惟予共，寒暄無刻忘，
迴思相對坐，忍淚惜嬌兒。
半生成永訣，一見定何時？
聖慈深憶孝，宮壺盡欽賢，
忍誦關雎什，朱琴已斷絃。
恩情廿二載，內治十三年，
忽作春風夢，偏於旅岸邊。

頓失愛妻，使乾隆心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哀痛，回想多年陪侍身旁的髮妻，一夕之間天人永隔，憶前想後，無法抑壓內心洶湧波濤。在為皇后所寫的輓詩中，充份流露出乾隆的悲痛心情：

鳳翽逍遙即殯宮，感時憶舊痛何窮，
一天日色含愁白，三月山花作惡紅。
溫情慈闈誰我代，寂寥椒寢夢魂通，
因參生死俱歸幻，畢竟恩情總是空。
廿載同心成逝水，兩眶血淚灑東風，
早知失子兼亡母，何必當初盼夢熊。
即使擁有人世間至高無上的權力，仍

見。「醒看淚雨猶霑枕，靜覺悲風乍拂帷，似昔慧賢曾入夢，尚餘慰者到今誰」。想當年慧賢皇貴妃去世時也曾使乾隆極度哀傷，由於得到皇后的溫暖慰藉而得以撫平內心苦悶，惟如今皇后的崩逝，誰又能安慰乾隆此時此刻的孤寂心境？「生前歡樂題將遍，別後淒愁話未全；無奈徹人頻唱曉，空餘清淚醒猶漣」，魂縈夢牽，乾隆多麼希望夢可以一直下去，但事與願違。畢竟，美夢總是短暫！

三月二十三日大行皇后移殯景山觀德殿，舉行了啓奠禮，乾隆親臨酌酒。凝望靜躺在梓宮內蒼白臉色、安祥端莊的皇后，乾隆愁緒如潮，耀眼的陽光成了一片愁白，山茶花的絢紅彷彿在嘲弄乾隆淒涼的心景。在一首七律中乾隆抒發內心的憤怨與無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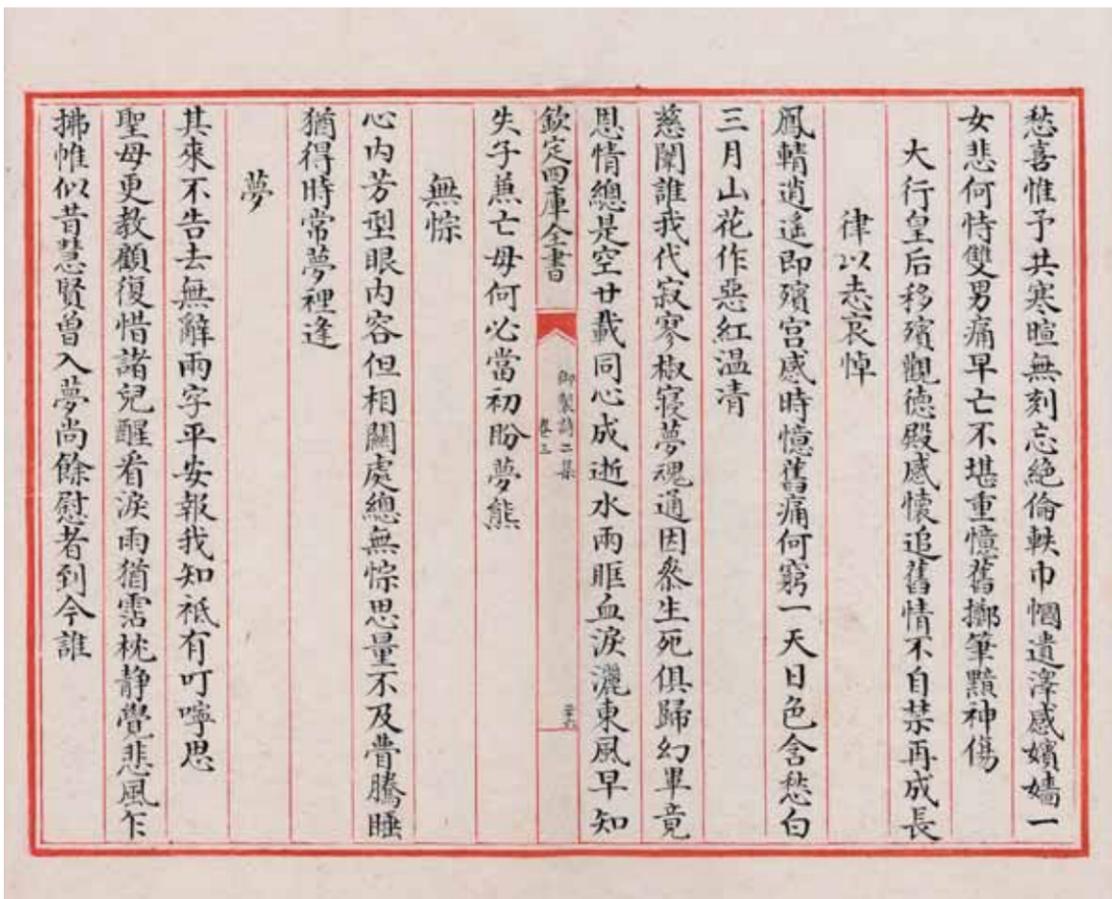
心願，更大原因是來自對皇后的鍾愛與眷戀之情。

不可抗拒面對死神的挫折；而身邊漂亮嬪妃環侍依舊，也無法填補失去摯愛后妻倍感強烈的落寞心情。
五月二十一日為大行皇后舉行了冊諡禮。帝、后死後，都要定諡號，據其生前事跡評定一個或褒或貶的稱號，這是皇后富察氏的重要時刻。然而，清代定制，凡后妃或大臣應賜諡者，例由內閣會議擬定合適字樣，奏請皇帝欽定。但這次對皇后的賜諡，乾隆竟一反往例，逕自降旨定皇后諡號為「孝賢」。對乾隆而言，為皇后所取之諡號，是出自帝后間彼此的深切了解；但更重要的，是乾隆為了實現皇后生前的願望與要求。此事發生於乾隆十年（一七四五），當時弘曆側福晉高佳氏病逝，晉封為皇貴妃，冊諡「慧賢」。富察氏當時曾向身邊的皇帝請求，往後在她辭世之後，盼能諡為「孝賢」，乾隆一口答應。未料三年後富察氏病逝德州，想及皇后生前種種美德，賜諡「孝賢」，乾隆之不顧禮制，不只是為了卻皇后生前

偕老願虛：孝賢皇后的崩逝與乾隆帝的哀思
感歎上天作弄，人生無常，命運不僅一次又一次奪去帝后所深愛的子嗣，更使得天造地設的一對夫妻無法長廝廝守。在富察氏與乾隆共同生活的二十二年裡，先後生下二女二子，包括皇長女、皇二子、皇三女與皇七子四人。皇長女早殤，而被雍正與乾隆父子寄以深切厚望，期待日後承繼大統的皇二子永璉，卻又病逝於乾隆三年（一七三八）。永璉之死對乾隆帝后的打擊不言可喻，為了突顯其儲君身份，乾隆特地下諭以「皇太子儀注」進行殯葬，成為清代史上首位，也是惟一一位以皇太子規格喪葬禮遇的皇子。雖然乾隆十一年（一七四六）皇后再度為乾隆生下皇七子永琮，卻未料次年又因出痘去世。最後僅剩皇三女和敬公主。永琮的天折使皇后悲痛萬分，再度面臨喪子之痛，皇后身體開始日漸衰弱，也因此大病一場，更未料竟在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亥刻，隨帝侍奉皇太后東巡回鑾之際，病逝於德州舟次。



清孝賢皇后繡花卉火鐮荷包及其裝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清高宗御製詩二集》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二十多年的美滿婚姻，帝后間留下了太多的回憶，處於日夜思念的乾隆帝，每每睹物思人。像看到身上佩帶著皇后生前所贈的荷包，乾隆特地寫下了這樣一首悼念詩：

練裙繒服曾聞古 土壁葛燈莫忘前；
共我同心思示儉 卽茲知要允稱賢。
鉤緙尚憶椒闈獻 纈致空餘練線連；
何事頓悲成舊物 音塵滿眼淚潸然。
又如前述乾隆九年描繪皇后富察氏的親蠶圖卷，乾隆帝偶然展開，不禁又掀起對皇后的思念。皇后生前的痕跡歷歷在目，每當想起總覺椎心哀痛。

圖卷後乾隆親題詩文紀念：
農桑並重以身先 創舉崇祠荐吉蠲；
秋葉哀蟬驚一旦 春風浴爾罷三年。
宛看盆手成新卷 益覺椎心憶舊絃；
柘館蕭條液池上 分明過眼閱雲煙。

乾隆對孝賢皇后的愛是豐富、慷慨且無盡期。直到富察氏死後三年喪期屆滿，經不起皇太后一再的催促，到乾隆十五年皇帝才勉強同意將嫺妃烏喇那拉氏晉封皇后。然而，乾隆對孝賢后始終無法忘情，在冊立那拉氏為后時，他直接了當地說出：「朕以

律以志哀悼

鳳輦逍遙即殯宮感時憶舊痛何窮一天日色含愁白
三月山花作惡紅溫清

慈闈誰我代寂寥椒寢夢魂通因叅生死俱歸幻畢竟
恩情總是空廿載同心成逝水兩眶血淚灑東風早知

失子兼亡母何必當初盼夢熊

無悰

心內芳型眼內容但相關處總無悰思量不及骨騰睡
猶得時常夢裡逢

夢

其來不告去無辭兩字平安報我知祇有叮嚀思
聖母更教顧復惜諸兒醒看淚雨猶霑枕靜覺悲風乍
拂帷似昔慧賢曾入夢尚餘慰者到今誰

二十餘年伉儷之情，恩深誼摯，遽行冊立，於心實所不忍」。事實上，新后那拉氏早在雍正年間已是弘曆的側福晉，其「賦性安和」，但乾隆與新后感情終究有段莫名的距離感。乾隆十六年三月十一日孝賢皇后三週年忌辰，時新后那拉氏隨帝侍奉皇太后南巡，當天乾隆因未能親往靜安莊為先皇后致祭而感到心情苦悶。北雲遙望，寫下七律一首：

獨旦歌來三忌週 心驚歲月信如流，
斷魂恰值清明節 飲恨難忘魯魯遊。
豈必新琴終不及 究輸舊劍久相投。
聖湖桃柳方明媚 怪底今朝祇益愁。

詩中「舊劍」所指先皇后富察氏，而把新后比喻為「新琴」，新琴沒有不好，但與帝之相知契合，終究無法取代孝賢后在乾隆心中的地位。

乾隆一生寫詩多達四萬餘首，但他退去帝皇尊嚴，流露真摯感情的，就是對嫡妻孝賢皇后的悼亡詩作。這些作品，記述著他失去愛侶後的怨恨悲痛以及孤獨苦悶，這些心情，並未隨著歲月流逝而消滅。乾隆三十年（二七六五）春，孝賢皇后去世已十

七年，皇帝舉行第四次南巡，路經濟南，為先皇后崩逝之地，在《四依皇祖南巡過濟南韻》寫道：「春三月昔分偏劇，十七年過恨未平」，緬懷亡妻，深切地指責上天為何拆散他們的姻緣，縱使經過十七年歲月，內心依舊忿恨難平。乾隆渴望能與賢后白髮偕老，卻只能慨嘆人生無常，幸福無常。雖然身邊妃嬪如雲，子孫繁衍，但對乾隆而言，「齊年率歸室，喬壽有何歡？」生命中還是隱藏著無人能填補的空虛與遺憾。乾隆五十五年（二七九〇），皇帝已是八十歲的「十全老人」，但內心強烈期盼的，惟有希望可以及早與皇后來世重逢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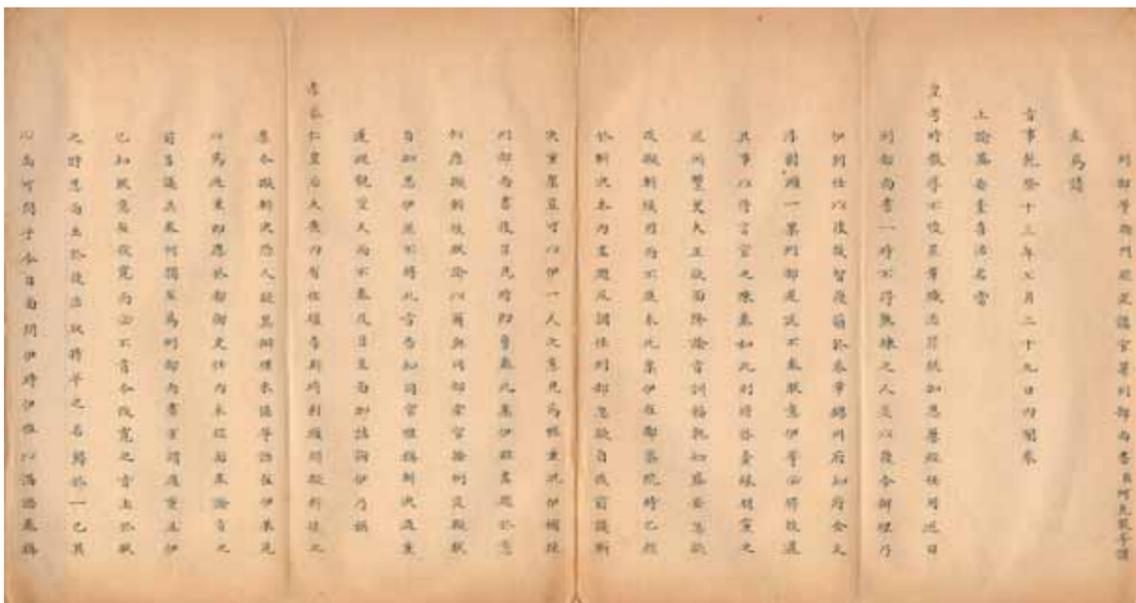
三秋別忽爾，一晌奠酸然，
追憶居中閭，深宜稱孝賢。
平生難盡述，百歲妄希誕，
夏日冬之夜，遠期二十年。

歷經數十年寒暑，熬盡千萬個孤寂的夏日冬夜，在孝賢后陵前酌酒的乾隆，軟語告知愛妻他不想活到一百歲了，彼此相會之期，再遠也不會超過二十年！嘉慶元年（一七九六）春天，剛歸政的太上皇，攜帶新即位的

嘉慶皇帝前往孝賢后陵致祭，望著陵前高參入雲的松林，回想起四十八年前那段令人心碎的日子，「吉地臨施蹕，種松茂入雲。暮春中浣憶，四十八年分」。詩句後乾隆附註說：「孝賢皇后於戊辰（乾隆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大故，偕老願虛，不堪追憶。」這是何等情懷，他對元后的愛，是真摯，是深情，是強烈，而且是至死不渝。在漫長的人生路途上，乾隆的文治武功，轟轟烈烈，看似圓滿，然而他早年喪失摯愛的嫡后，卻是內心深處的不幸。

金文淳案：國喪期間乾隆帝的非理性心態

皇后的崩逝導致乾隆帝心理陷入昏亂邊緣，而整日浸沉於哀痛情緒的乾隆，惟有在皇后靈前致祭奠酒時，才獲得此許的平靜與安慰，其餘時間，總是心情煩悶、暴躁，易怒，甚至遷怒牽連。國喪期間，負責備辦皇后喪儀的官員因疏忽草率而遭受嚴辭指責或嚴厲處分者不勝枚舉，包括翰林院、光祿寺、禮部與工部等官員，率因處理皇后喪儀未合帝意而遭遇乾



《軍機處檔摺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隆的挑剔與責難。這些機關官員，上自協辦大學士、尚書，下至侍讀學士、侍郎、以及堂司官員，重者革職，輕則降級、罰俸或申斥者幾達七十餘人。

對乾隆來說，皇后喪禮，是帝后間相處的最後時刻，更是乾隆帝內心對這位陪伴他走過二十多年歲月、彼此擁有深厚感情的嫡妻，表達依依不捨與極盡哀悼過程。備極哀榮，喪禮不僅是儀式，也是皇帝對孝賢后生前深切眷戀心情。因此，對於他人的漠不關心，草率敷衍，毫無哀傷之意，都會使乾隆產生強烈的厭惡與指責。甚至對皇族裡也是極度苛求，像治喪期間皇長子永璜、皇三子永璋沒有流露悲傷之情，乾隆遂不顧情面加以厲言申斥，更宣佈不會考慮讓他們為皇位繼承人。盛怒下的乾隆進而遷怒皇子師傅，認為皇子的不孝無禮，是師傅管教不嚴，結果和親王來保、鄂容安及其餘師傅，都遭受罰俸的處分。

乾隆帝對孝賢后的愛是情深義重，因此喪禮不僅高規格，甚至是破格形式進行。乾隆為皇后自定諡號、皇帝守喪期間輟朝天數、傳諭天下臣

民一律為國母服喪同哀等，這些都是清初以來皇后大喪儀中空前例子。

空前的不止於此，國喪期間要求全國文武百官須滿百日才可剃髮，違者立即處斬，也是乾隆帝此刻新增的規定。滿洲習俗，除遇父母之喪與國喪外，男子平日須將頂髮四周剃去。但入清以來皇帝大喪禮儀，並無明載百日內違例剃頭者立斬的規定；而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等喪儀中，也無百日內違例剃頭立斬的禁令。即如順治帝第二位皇后博爾濟吉特氏，被康熙尊為孝惠皇太后喪儀中，雖出現百日後始准剃頭的諭旨，亦未明載違例者應如何懲處；而雍正帝生母孝恭仁皇后大喪，有佐領李斯琦剃頭，最後也只擬斬監候。事實上，孝賢皇后逝世之初，總理喪儀王大臣與禮部傳諭各省督撫的訃告中，亦無百日內違例剃頭官員當立斬的聲明。然而，卻在這段時間內，活生生地上演了一齣震驚朝野，長達半年，且牽連甚眾的剃頭案政治風暴。

揭開乾隆懲治地方官員違例剃頭案件的序幕，是乾隆十三年六月間山東巡撫阿里袞檢舉沂州營都司姜興

漢，以及奉天副都統參奏錦州府知府金文淳兩人違例剃頭而引發。對於孝賢后國喪期間地方官員觸犯忌諱，嚴重不敬的行為，確實讓乾隆大為怒火。相對於姜興漢，乾隆對翰林出身的金文淳尤為氣憤，論道：

金文淳由翰林出身，官至知府，並非冒昧不知大義者可比。同城之防禦又曾以滿官皆未剃頭，正言規勸，而金文淳悍然不顧。此乃有心故犯，輕視國制。金文淳情罪可惡如此，即立行處決，亦所應當。

乾隆除嚴諭將金文淳押解北京，交刑部審理外，更下諭旨明令將違例剃頭者立即處斬規定載入會典律例，使今後各人共知遵守。

金文淳剃頭一案中，皇帝希望透過審辦違例官員，以整飭國喪期間官僚的種種不敬與輕漫行為，並藉此加強君臣上下名份的倫常禮制。尤其對滿洲旗員，滿族世臣既與皇族親近，且世受眷顧，沐恩深重，卻在大行皇后事故中漠不關心的態度，自然使乾隆帝倍感氣憤。從重擬罪，違例立斬的規定，就是皇帝向文武百官宣示對

大行皇后不敬不孝，觸法犯忌的嚴重性警告。

然而，皇帝因個人對孝賢后的感情進而提出嚴懲違例官員的主張，朝廷中部份官員雖感到天威難犯，刻意曲從，但內心卻存在著不同的想法。

當金文淳遭押解刑部審理過程中，刑部尚書盛安的態度即是最佳例子。盛安，滿洲鑲黃旗人，當乾隆十三年六月間金文淳剃頭一案爆發之初，原任都察院都御史的盛安，曲從皇帝心意主張斬立決，未料七月間改授刑部尚書後，盛安對金文淳案件的立場卻改向斬監候。對於盛安態度的轉變與反覆，乾隆帝大為怒火。乾隆認為，盛安所為全出自沽名釣譽。當初若認為斬決過重，何以都察院任內從未具奏說明，至調任刑部，卻私改前議。斬決重案，豈能以盛安一人之意見為意見，其肆行私意，曲法徇私之處，實藐視國憲。皇帝盛怒下指斥其不遵明旨，自恃年老，根本無視年幼君主。最後盛安以目無君上、不依成法、市恩邀譽罪名遭革職論斬。乾隆怒氣未平，更遷怒後任的都察院左都御史汪

由敦，認為他與金文淳本屬同鄉，自然樂於支持盛安的看法，因此也下旨將汪由敦交刑部嚴加議處。至於案中的主角金文淳，最後雖然為乾隆寬赦免去死罪，但也落得家財遭受查封，發往直隸修城贖罪的下場。

乾隆十三年孝賢皇后國喪期間，知府金文淳剃頭案風波只是一個序幕，往後被參奏違例剃髮或遭案情牽連的官員，如湖廣總督塞楞額、江南河道總督周學健、兩江總督尹繼善、湖北巡撫彭樹葵、湖南巡撫楊錫綬等封疆大吏，其層級之高，懲處之重，都遠超過金文淳案件的處理。對於這班喪心病狂、棄常諺理的滿漢大僚，乾隆益發怒不可遏，革職留任者有之，降級調用者有之，甚至賜令自盡者有之。為了孝賢皇后之死，乾隆帝性情暴躁，大施君威，臣僚百官因罪獲譴，雖程度不一，孝賢皇后地下有知，究非其所願見。「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盡期」，政治風波總會落幕，但乾隆帝對嫡后的深情與愛念，終其一生始終縈繞心中。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